

江流

· 行吟
A13

回忆《赤山湖》

■文/杨莹

《赤山湖》是郭庄中学的校刊,创办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。彼时,我刚读初二,酷爱文学的吴守恒老师是这本刊物的主力军,从征稿、油印到出刊,他都乐在其中。那时候的郭庄中学设有高中部,只要刊物一出来,就会有一些高中生主动去印刷厂帮忙搬书,他们在吴老师的办公室里来来回回地穿梭,到了中午,又三五成群地站在榕树的浓荫下,热切地讨论《赤山湖》的版式与内容。谁发表了诗歌谁又发表了散文,他们比作者更关注,用现在的话来说,简直就是骨灰级的“赤山湖粉”。

当时的作者群范围很宽,并不仅限于学校内部的师生,校刊的卷首语和名家来稿这两个栏目都是对外约稿,句容报社的副刊编辑,文化馆、史志办和城区的老师们都曾当过《赤山湖》的专刊写手。

中学时代的孩子大都带着文学梦的情结,和我要好的同学琴就是个标准标准的“文艺女”,她穿着时髦的喇叭裤,动不动就朗诵她在《赤山湖》上发表的新诗给我听。琴对校刊很珍惜,上学或是回宿舍总是随身带着,甚至去食堂打饭的时候也带着,通常是左手端着菜盒,右手举着饭盒,腋下夹本《赤山湖》在汹涌的

人流中挤来挤去,真不知道她是如何保持平衡的。

初中毕业后,我去镇江读书,琴留在郭庄读高中,《赤山湖》后来又陆续办了7期,她每期都寄给我,我每晚睡前习惯性地翻上几页,看看家乡的动态,了解地域风情,不知不觉,一枚文学的种子在我心中悄悄生出了根。

赤山地区是以湖光山色为主的水泽区,赤山湖也叫赤山塘、绛岩湖,就在赤山脚下。三国之前,这里仅是一片囤水的“小泽”。赤乌二年(公元239年),已在石头城建都的吴大帝孙权带人将这片小泽凿成了周长120公里的“水柜”,接受周围60公里的水源,内有五荡囤水、三坝蓄水。东南承茅山、方山、瓦屋、诸山之水;北部承武岐、空青、宝华、大华诸山之水,涝时囤水滞洪,确保京城安危。后来,孙权又遣校尉陈勋率兵三万开赴句容,凿出了一条从赤山通往丹阳的运河,将南方的物资和军队运往京都,三国名将鲁肃正在此操练水军,这条被称为“破冈渎”的人工运河成了吴国的生命线。

赤山脚下的水利工程和航运工程随着不同政权的更迭,时兴时衰。千百年来,历经修浚,成

了当地百姓溉田防灾早的风水宝地。《乾隆句容县志》里有一段记录:“赠太师大学士李秀墓在县南临泉乡赤山东麓”。后来成为宰相的李春芳,58岁时继徐阶升任首辅,“累加少师兼太子太师,进吏部尚书,改中极殿”。朝庭推恩追赠其曾祖父李秀、祖父李旭、父李镗皆为“少师、吏部尚书、中极殿大学士”。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说,李春芳高中状元、屡获升迁皆赖之于祖坟上李秀墓的风水好,赤山湖就是这么有灵气呀。

风水俱佳的赤山不仅出过名人学士,还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墨客流连忘返,留下经典的诗文被后人吟咏。传诵最多的就是南宋的诗人杨万里写的《赤山湖圩田诗》,还有明代王韶的《总赋容山八景》,“绛岭樵歌”和“秦淮渔唱”始终是句容引以为傲的两大景观,直到现在“赤山映雪”还被老南京人列入金陵八景之一……

《赤山湖》除了带给我一生美好的回忆外,更有一种动力,驱使着我一路向上。圩区人的勤劳与憨厚,包括校园里的古树,操场,池塘,炊烟袅袅升起的食堂,在风中慢慢飘荡的桂花香,这些熟悉的场景都是我信手拈来的灵感。

掌灯时分

■文/吴炳辉

十月末的白天已见短,下午五点多钟就暮色聚拢。街上行走,法国梧桐枝叶中的路灯渐次亮起。梧桐树的叶片有的浸在黑影中,有的被灯光洒上金色的、绿色的光斑,地面上似有紫色烟雾升起,整个街道变得朦胧,我怦然心动,这正是“掌灯时分”。

《红楼梦》上有些事就发生在掌灯时分。有一回看到宝玉和黛玉正说话,史湘云走来,笑道:“二哥哥,林姐姐,你们天天一处顽,我好容易来了,也不理我一理儿。”黛玉笑道:“偏是咬舌子爱说话,连个‘二’哥哥也叫不出来,只是‘爱’哥哥‘爱’哥哥的。”这场景分明是傍晚放学,几个青年学生谈笑风生,而黛玉是里面一个调皮的女孩。

我们年轻的时代相亲,介绍人牵线,约定初次见面的时间,多数是喜欢在黄昏后的掌灯时分。下班一吃过晚饭就换过衣裳,约会地点不是街角,就是电影院戏院门口。早早地去了,等天色向晚,街灯一亮又怕撞见熟人,忙站到暗处,睁大眼睛看着红红绿绿的行人,颈酸眼花时,听到介绍人一声招呼,蓦然回首,那人来了。

原本极其熟悉的平淡无奇的街道,在掌灯时分会变得有些陌生,进而生出有意思的看头。刚刚还是静若无人,突然又轰然飘过流行音乐,这里彩灯闪烁,那边人影幢幢。街道两旁夜市的灯光尚未全亮,不做夜市的地摊,正借着云天的余光和左右隔壁的灯光收拾货物。

一家弹棉花的小店,小夫妻俩,男的赶做着今天最后的活计,弯腰曲背地用力碾压已网好的棉胎,女的灰头灰脸不辨眉眼,正忙着将摆在门口的已加工好的棉胎搬到里面靠墙的地方。门面那么小,要将那么多松泡的棉胎码进去,还要留下吃饭睡觉地方,着实不易。

烧饼店的圆筒炉子里仍有余烬,炉口还温着几块烧饼。店内亮着两盏灯,一盏明亮的灯下,有个男孩趴在小桌子上做作业,他妈在旁边洗菜;另一盏灯照着案板,他爸正用小扫帚在案板的一头扫芝麻面粉。

掌灯时分,朦胧中浮现出无数灯光,这世上每个人都有几颗宝石,就散落在其中。

从三味书屋到自怡斋

■文/田镇苏

今年年初到杭州湾走了走,看到鲁迅先生笔下的三味书屋,顿时想起老家“怡谷堂”的自怡斋,禁不住思绪联翩。

三味书屋本是晚清绍兴府城内寿家台门的三开间小花厅,是寿家的书房。因鲁迅先生自幼在此读书而闻名遐迩,成为一所著名的私塾。在这所台门里,悬挂着一块“文魁”匾,此匾是为鲁迅的塾师寿镜吾兄长寿子持所悬挂,他在光绪二年(1876)中丙子科举人,此匾用来光耀门楣,并表示着寿家人曾经出过举人,是一户书香人家。

自怡斋,是晚清镇江东乡大路镇田家桥村“怡谷堂”老宅内田家的三开间书房。老宅建于何年,无据可考,至少在道光年间“武举人”田庆荣就居住在这里,总建筑面积近1000平方米,距大路镇只需步行十分钟。历代田家桥人在此启蒙读书,有的直至小学毕业,其中许多人成为栋梁,“自怡斋”作出的贡献并非比三味书屋逊色,只可惜少了一位能与鲁迅先生比肩的文学巨匠,使之成为至今几乎无人知晓的老屋。在这所老宅里,也曾挂过一块“经魁”匾,此匾是老宅里的老祖田庆荣于道光二十四年(1844)中举所授,虽是武举,但老宅的门楼上雕着“耕读传家”祖训,显示出这是一户崇尚读书的人家。

“三味书屋”中的三味,被古人形容为:“读经味如稻粱,读史味如肴饌,读诸子百家味如醢醢。”“自怡斋”,斋,即书房、书



斋;自怡斋,让自己愉快读书,读书能让自己愉悦。如此,三味书屋与自怡斋有着意境相通之处:读书能带来快乐。

“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,虽然小,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,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。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,静悄悄地没有声音。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,太久,可就不行了,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……”鲁迅先生对当年读书玩耍时的情景绘声绘色,让人们看到一幅生动的画面。

“自怡斋”后面虽然也有个院落,那里住着长房人家,孩童们不可能在那尽情玩耍,但前面天井里有一处花台,那里可为童子们读书之余的玩耍之地。自怡斋南面一墙之隔是老祖田庆荣的房间,老祖闲暇时也许会捧着水烟袋,踱步到书房廊檐下,看看子孙后辈是否用功。不然,他五个儿子怎有三个都进了学,

中了秀才,又花钱为另一个儿子去捐了“监生”。

“三味书屋”因鲁迅先生而闻名天下,此屋成名后成为当地一处特有的文化景观,为绍兴城增光。“自怡斋”则一直默默无闻地在乡间作出它的奉献,1946年私塾改成“丹徒县田桥小学”,不仅让全村孩子能接受正规的新式教育,也让“地下党”人有了一个可靠的站点。田桥小学,1953年首届毕业生虽然仅有五位,但个个优秀,其中两人成为五十年代“留苏预备生”,一位成为留美学者,一位成为上海一家企业职工学校校长。田桥小学不仅培养了学生,良好的学校环境,也使许多年轻老师得到熏陶和锻炼。许多人从这所学校起步,后来大都成为地方教育行业的骨干力量,有的走上领导岗位。

1987年,自怡斋结束了它让无数乡间孩子在此读书的使命,如今的自怡斋门前车少马稀,不知何时才能恢复它的满屋书香。